



六藝之一錄

歷朝書論彙編

〔清〕倪濤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六藝之一錄

歷朝書論彙編

〔清〕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歷朝書論彙編. 一 / (清)倪濤編; 錢偉強等點校.
—杭州: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, 2017. 10
(六藝之一錄)
ISBN 978-7-5340-5878-3

I. ①歷… II. ①倪… ②錢… III. ①書法學—古籍
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J2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33291 號

歷朝書論彙編(一)

(清)倪 濤 編 錢偉強 等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 310006)
責任編輯 霍西勝 屈篤仕 雷 芳 張金輝 余雅汝
封面設計 時代藝術
責任印製 陳柏榮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張 33.25
字 數 479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340-5878-3
定 價 33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一

歷朝書論一

秦李斯論用筆

夫用筆之法，先急廻後疾下，如鷹望鵬，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。送脚若游魚得水，舞筆如景山興雲，或卷或舒，乍輕乍重，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。《蒙恬筆經》

漢蕭何論書勢

夫書勢法，猶若登陣，變通竝在腕前。文武遺於筆下，出沒須有倚伏，開闔藉於陰陽。每欲書字，諭如下營穩思，審之方可下筆，且筆者心也，墨者守〔一〕也，書者意也，依此行之，自然妙矣。《書史會要》

漢揚雄論書

夫言，心聲也。書，心畫也。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。《法言》

後漢蔡邕筆論

書者，散也。欲書先散懷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後書之；若迫於事，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。夫書，先默坐靜思，隨意所適，言

不出口，氣不盈息，沈密神彩，如對至尊，則無不善矣。爲書之體，須入其形，若坐若行，若飛若動，若往若來，若卧若起，若愁若喜，若蟲食木葉，若利劍長戈，若強弓硬矢，若水火，若雲霧，若日月，縱橫有可象者，方得謂之書矣。《書苑菁華》

後漢蔡邕九勢

夫書肇於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陰陽生焉；陰陽既生，形勢出矣。藏頭護尾，力在字中，下筆用力，肌膚之麗。故曰：勢來不可止，勢去不可遏，惟筆軟則奇怪生焉。

凡落筆結字，上皆覆下，下以承上，使其形勢遞相映帶，無使勢背。

轉筆，宜左右回顧，無使節目孤露。

藏鋒，點畫出入之迹，欲左先右，至回左亦爾。

藏頭，員筆屬紙，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。

護尾，畫點勢盡，力收之。

疾勢，出於啄磔之中^(二)，又在豎筆緊趯之內。

掠筆，在於趯^(三)鋒峻趯用之。

澀勢，在於緊駢戰行之法。

橫鱗，豎勒之規。

此名九勢，得之雖無師授，亦能妙合古人，須翰墨功多，即造妙境耳。《書苑菁華》

後漢趙壹非草書

余郡士有梁孔達、姜孟穎者，皆當世之彥哲也，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、孔焉。孔達寫書以示孟穎，皆口誦其文，手楷其篇，無怠倦焉。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，守令作篇，人撰一卷，以爲祕玩。余懼其背經而趨俗，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，又想羅、趙之所見嗤沮，故爲說草書本末，以慰羅、趙，息梁、姜焉。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，稱正氣可以銷邪，人無其釁，妖不自作，誠可謂信道抱真，知命樂天者也。若夫褻杜、崔、沮、羅、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，無乃近於矜伎，賤彼貴我哉！夫草書之興也，其於近古乎？上非天象所垂，下非河洛所吐，中非聖人所造。蓋秦之末，刑峻網密，官書煩冗，戰攻并作，軍書交馳，羽檄紛飛，故爲隸草，趨急速耳，示簡易之指，非聖人之業也。但貴刪難省煩，損複爲單，務取易爲易知，非常儀也。故其讚曰：「臨事從宜」。而今^{〔四〕}學草書者，不思其簡易之旨，直以爲杜、崔之法，龜龍所見也。其攢扶柱桎，詰屈反乙，不可失也。齟齬以上，苟任涉學，皆廢倉頡、史籀，競以杜、崔爲楷，私書相與，庶獨就書，云適迫遽，故不及草。草本易而速，今反難而遲，失指多矣。凡人各殊氣血，異筋骨^{〔五〕}，心有疎密，手有巧拙，書之好醜，在心與手，可強爲哉？若人顏有美惡，豈可學以相若邪？昔西施心疹，捧胸而顰，衆愚效之，祇^{〔六〕}增其醜；趙女善舞，行步媚疊，學者弗獲，失節匍匐。夫杜、崔、張子，皆有超俗絕世之才，博學餘暇，游手於斯，後世慕焉。專用爲務，鑽堅仰高，忘其罷勞，夕惕不息，仄不暇食。十日一筆，月數丸墨，領袖如皂，脣齒常黑。雖處衆座，不遑談戲，展指畫地，以草劇壁，臂穿皮刮，指爪摧折，見^{〔七〕}齧出血，猶不休輟。然其爲字，無益於工拙，亦如效顰者之增醜，學步者之失節也。且草書之人，蓋伎藝之細者耳。鄉邑不以此較能，朝廷不以此科吏，博士不以此講試，四科不以此求備，徵聘不問此意，考績不課此字。徒善字既不達於政，而拙草無損於治，推斯言之，豈不細哉？夫務內者必闕外，志小者必忽大。俯而捫蝨，不暇見天。天地至大，而不見者，方銳精於蟣蝨，乃不暇焉。第以此篇研思銳精，豈若用之於彼七經，稽歷協律，推

步期程，探蹟鉤深，幽贊神明。鑒天地之心，推聖人之情。析疑論之中，理俗儒之諍。依正道於邪說，儕雅樂於鄭聲，興至德之和睦，宏(△)大倫之玄清。窮可以守身遺名，達可以尊主致平，以茲命世，永鑒後生，不以淵乎？《法書要錄》

魏鍾繇論書

用筆者，天也。流美者，地也。非凡庸所知。《書苑菁華》

魏鍾繇授子會論

吾精思學書三十年，讀他法未終盡。後學其用筆，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，卧畫被穿過表，如廁終日忘歸，每見萬類皆畫象之。羊欣《筆陣圖》

吳皇象論草書

欲見草書漫漫落落，宜得精豪莞而究切，柔皮。筆，委曲宛轉，不叛散者，紙當得滑密不黏污者，墨又須多膠紺黝者，如猶豫之餘，手調適而意佳，娛正可以小展。董道《廣川書跋》

晉衛夫人筆陣圖

夫三端之妙，莫先乎用筆；六藝之奧，莫重乎銀鉤。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，七日興歎，患其無骨；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，十旬不返，嗟其出群。故知達其源者少，闇於理者多。近代以來，殊不師古，而緣情棄道，纔記姓名，或學不該贍，聞見又寡，致使成功不就，虛費精神。自非通靈感物，不可與談斯道矣！今刪李斯《筆妙》，更加潤色，總七條，并作

其形容，列事如左，貽諸子孫，永爲模範，庶將來君子，時復覽焉。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，八九月收之，其筆頭長一寸，管長五寸，鋒齊腰強者。其硯取煎〔九〕涸新石，潤澀相兼，浮津耀墨者。其墨取廬山之松煙，代郡之鹿膠，十年以上，強如石者爲之。紙取東陽魚卵，虛柔滑淨者。凡學書字，先學執筆，若真書，去筆頭二寸一分，若行草書，去筆頭三寸一分，執之。下筆點畫波擊屈曲，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。初學先大書，不得從小。善鑒者不寫，善寫者不鑒。善筆力者多骨，不善筆力者多肉；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，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；多力豐筋者聖，無力無筋者病。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。

一如千里陣雲，隱隱然其實有形。

、如高峰墜石，磕磕然實如崩也。

丿陸斷犀象。

乚斜鉤，不是豎彎鉤百鈞弩發。

一萬歲枯籐。

ㄥ崩浪雷奔。

丁勁弩筋節。

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。執筆有七種。有心急而執筆緩者，有心緩而執筆急者，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，心手不齊，意後筆前者敗，若執筆遠而急，意前筆後者勝。又有六種用筆：結構員備如篆法，飄颻灑落如章草，凶險可畏如八分，窈窕出入如飛白，耿介特立如鶴頭，鬱拔縱橫如古隸，然心存委曲，每爲一字，各象其形，斯造妙矣，書道畢矣。永和四年，上虞製記。《法書要錄》

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

夫紙者陣也，筆者刀稍也，墨者鍪甲也，水硯者城池也，心意者將軍也，本領者副將也，結構者謀略也，颺筆者吉凶也，出入者號令也，屈折者殺戮也，夫欲書者，先乾研墨，凝神靜思，預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動，令筋脈相連，意在筆前，然後作字。若平直相似，狀如算子，上下方整，前後齊平，此不是書，但得其點畫爾。昔宋翼常作此書，其師鍾繇叱之。翼三年不敢見繇，即潛心改迹。每作一波，常三過折筆；每作一點，常隱鋒而爲之；每作一橫畫，如列陣之排雲；每作一戈，如百鈞之弩發；每作一點，如高峰墜石，屈折如鋼鉤；每作一牽，如萬歲枯藤；每作一放縱，如足行之趣驟。翼先來書惡，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，遂得《筆勢論》，翼讀之，依此法學書，名遂大振。欲真書及行書，皆依此法。若欲學草書，又有別法，須緩前急後，字體形勢，狀如龍蛇，相鉤連不斷，仍須稜側起復，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。每作一字須有點處，且作餘字總竟，然後安點，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。其草書，亦復須篆勢、八分、古隸、相雜，亦不得急，令墨不入紙。若急作，意思淺薄，而筆即直過。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，不用此勢，但用擊石波而已。其擊石波者，缺波也。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，即鍾公《泰山銘》及《魏文帝受禪碑》中已有此體。夫書先須引八分、章草入隸字中，發人意氣，若直取俗字，則不能先發。予少學衛夫人書，將謂大能；及渡江北游名山，見李斯、曹喜等書，又之許下，見鍾繇、梁鵠書，又之洛下見蔡邕《石經》三體書，又於從兄洽處，見張昶《華岳碑》，始知學衛夫人書，徒費年月耳。遂改本師，仍於衆碑學習焉。《王右軍集》

晉王羲之書論

夫書者，玄妙之伎也，若非通人志士，學無及之。大抵書須存思，余覽李斯等論筆勢，及鍾繇書，骨甚是不輕，恐子

孫不記，故敘而論之。

夫書字貴平正安穩。先須用筆，有偃有仰，有敝有側有斜，或小或大，或長或短。凡作一字，或類篆籀，或似鵝頭；或如散隸，或近八分；或如蟲食木葉，或如水中科斗；或如壯士佩劍，或似婦女纖麗。欲書先構筋力，然後裝束，必注意詳雅起發，縣密疎闊相間。每作一點，必須懸手作之，或作一波，抑而後曳。每作一字，須用數種意，或橫畫似八分，而發如篆籀；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，而屈折如鋼鉤，或上尖如枯稈，或下細若鍼芒；或轉側之勢似飛鳥空墜，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。作一字，橫豎相向；作一行，明媚相成。第一須存筋藏鋒，滅跡隱端。用尖筆須落鋒混成，無使豪露浮怯，舉新筆爽爽若神，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。爲一字，數體俱入。若作一紙之書，須字字意別，勿使相同，若書虛紙，用強筆；若書強紙，用弱筆。強弱不等，則蹉跌不入。凡書貴乎沈靜，令意在筆前，字居心後，未作之始，結思成矣。仍下筆不用急，故須遲，何也？筆是將軍，故須遲重，心欲急不宜遲，何也？心是箭鋒，箭不欲遲，遲則中物不入。夫字有緩急，一字之中，何者有緩急？止如「烏」字，下手一點，點須急，橫直即須遲，欲「烏」之脚急，斯乃取形勢也。每書欲十遲五急，十曲五直，十藏五出，十起五伏，方可謂書。若直筆急牽裹，此暫視似書，久味無力。仍須用筆著墨，下過三分，不得深浸，毛弱無力。墨用松節同研，久久不動彌佳矣。《墨池編》

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

告汝子敬：吾察汝書性過人，仍未閑規矩。父不親教，自古有之。今述《筆勢論》一篇，開汝之悟。凡斯字勢，猶有十二章，章有指歸。定其模楷，詳其舛謬，撮其要寔，錄此便宜。或變體處多，罕臻其本；轉筆處衆，莫識其源，懸針垂露之蹤，難爲體制；揚波騰氣之勢，足可迷人。故辨其由，堪愈膏肓之疾。今書《樂毅論》一本及《筆勢論》一篇，貽爾藏之，勿播於外，緘之祕之，不可示知諸友。窮研篆籀，功省而易成，纂集精專，形彰而勢顯。存意學者，兩月可見其功；天

性靈者，百日亦知其本。此之筆論，可謂家寶家珍，學而祕之，世有名譽。筆削久矣，罕有奇者，始克有成，研精覃思，考諸規矩，存其要略，以爲斯論。初成之時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，吾詐云失矣，蓋自祕之，甚不苟傳也。

創臨章第一

夫紙者陣也，筆者刀稍也，墨者兵甲也，水硯者城池也，本領者將軍也，心意者副將也，結構者謀策也，颺筆者吉凶也，出入者號令也，屈折者殺戮也，點畫者磊落也，戈旆者斬斫也，放縱者快利也，著筆者調和也，頭角者蹙捺也。始書之時，不可盡其形勢，一偏正脚手，二偏少得形勢，三偏微微似本，四偏加其適潤，五偏兼加抽拔。如其生澀，不可便休，兩行三行，創臨惟取滑健，不得計其偏數也。

啓心章第二

夫欲學書之法，先乾研墨，凝神靜慮，預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，振動則筋脈相連，意在筆前，然後作字。若平直相似，狀如算子，上下方整，前後齊平，此不是書，但得其點畫耳。昔宋翼常作是書，繇乃叱之，遂三年不敢見繇，即潛心改迹，每作一波，常三過折，每作一點，常隱鋒而爲之；每作一橫畫，如列陣之排雲；每作一戈，如百鈞之弩發；每作一點，如危峰之墜石，屈折如鋼鉤；每作一牽，如萬歲之枯藤；每作一放縱，如足行之趨驟，狀如驚蛇之透水，激楚浪以成文。似虬龍之蜿蜒，謂其妙也；若鸞鳳之徘徊，言其勇也。擺撥似驚雷掣電，此乃飛空妙密，頃刻沈浮，統攝鏗鏘，啓發厥意。能使昏迷之輩，漸覺勝心，博識之，流顯然開朗。

視形章第三

視形象體，變貌猶同，逐勢瞻顏，高低有趣。分均點畫，遠近相須；播布研精，調和筆墨。鋒纖往來，疎密相附，鐵點銀鈎，方圓周整。起筆下筆，忖度尋思，引說縱由，永傳今古。智者榮身益世，方懷浸潤之深；愚者不俟佳談，如暗塵之視錦。生而知之發憤，學而悟者忘餐。此乃妙中增妙，新中更新。金書錦字，本領爲先，盡說安危，務以平穩爲本。分間布白，上下齊平，均其體制，大小尤難。大字促之貴小，小字寬之貴大，自然寬狹得所，不失其宜。橫則正，如孤舟之橫江渚；豎則直，若春筍之抽寒谷。

說點章第四

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，或如蹲鴟，或如科斗，或如瓜瓣，或如栗子，存若鸚口，尖如鼠屎。如斯之類，各稟其儀，但獲少多，學者開悟。

處戈章第五

夫研戈之法，落竿戔戔，如長松之倚溪谷，似欲倒也，復似百鈞之弩初張。處其戈意，妙理難窮。放似弓張箭發，收似虎鬬。

龍躍，直如臨谷之勁松，曲類懸鈎之釣水。稜層切於雲漢，倒載隕於山崖。天門騰而地戶躍，四海謐而五岳封，玉燭明而日月敞〔一〇〕，繡綵亂而錦紋翻。

健壯章第六

夫以屈脚之法，彎彎如角弓之張，「鳥」、「焉」、「爲」、「鳥」之類是也。立人之法，如鳥之在柱首，「彳」、「亻」之類是也。跪脚之法，如壯士之屈臂，「鳳」、「飛」、「凡」、「氣」之例是也。急引急牽，如雲中之掣電，「日」、「月」、「目」、「因」之例是也。跪脚剗幹，上捺下撚，終始轉折，悉令和韻，勿使蜂腰鶴膝。放縱宜存氣力，視筆取勢。行中廓落，如勇士伸鉤，方剛對敵，麒麟鬬角，虎湊龍牙，筋節拏拳，勇身精健，放法如此，書進有功也。牽引深妙，咬在目前，發動精神，提撕志意，剗剔精思，祕不可傳。夫作右邊折角，疾牽下微開，左畔幹轉，令取登對，勿使腰中傷慢。視筆取勢，直截向下，趨義常存，無不醒悟。

教悟章第七

凡字處其中畫之法，皆不得倒其左右，右相復宜羸於左畔，橫貴乎纖，豎貴乎羸。分間布白，遠近宜均，上下得所，自然平穩。當須遞相掩蓋，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，展轉翻筆之處，即宜察而用之。

觀彩章第八

夫臨文用筆之法，復有數勢，并悉不同。或有藏鋒者大，藏鋒在於腹內而起。側筆之「」乏，亦不宜抽細而且緊。押筆者人，從腹起而押之。又云：利道而牽，押即合也。結筆者撮，漸次相就，必始然矣。參乎妙理，察其徑趨。憩筆者俟失，憩筆之勢，視其長短，俟失，右腳須欠也。息筆者逼逐，息止之勢向上，久久而緊抽也。蹙筆者將，蹙，即捺角也；將，謂劣盡也。緩下筆，要得所，不宜長不宜短。戰筆者合，戰，陣也；合，叶也。緩不宜長及短也。厥筆者成機，促抽上

勿使傷長。厥謂其美者，視形勢成機，是臨事而成最妙處。帶筆者盡，細抽勿賒也。帶是回轉走人之類，裝束身體，字含鮮潔，起下筆之勢，法有輕重也。盡爲其著而復反筆抽之。翻筆者先然，翻轉筆勢，急而疾也，亦不宜長腰短項。疊筆者時劣，緩不宜長。起筆者不下，於腹內舉，勿使露筆，起止取勢，令不失節。打筆者廣度。打廣而就狹，廣謂快捷，又不宜遲及補也。

開要章第九

夫作字之勢，飭^{〔三〕}甚爲難，鋒銛來去之則，反覆還往之法，在乎精熟尋察，然後下筆。作「」字不宜遲，「」不宜緩，而脚不宜賒，腹不宜促，又不宜斜角，不宜峻，不用作其稜角。二字合爲一體，并不宜闊。重不宜長，單不宜小，復不宜大，密勝乎疎，短勝乎長。

節制章第十

夫學書作字之體，須遵正法。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；如此則是頭輕尾重，不相勝任。不宜傷密，密則似疴瘵纏身；不舒展也。復不宜傷疎，疎則似溺水之禽，諸處傷慢。不宜傷長，長則似死蛇挂樹；腰肢無力。不宜傷短，短則似踏死蝦蟇。形醜而闊也。此乃大忌，可不慎歟！

察論章第十一

臨書安帖之方，至妙無窮。或有迴鸞返鵲之飾，變體則於行中；或有生成臨谷之戈，放龍牋於紙上。徹筆則鋒烟起雲^{〔三〕}，如萬劍之相成；落紙則裊楸施張，蹙踏江波之錦。若不端嚴手指，無以表記心靈，吾務斯道，廢寢忘餐，懸歷歲

年，乃今稍稱矣。

譬成章第十二

凡學書之道，有多種焉。初業書要類乎本，緩筆定其形勢，忙則失其規矩。若擬目前要急之用，厥理難成，但取形質快捷，手腕輕便，方員大小各不相犯，莫以字小易，而忙行筆勢；莫以字大難，而慢展豪頭。如是則筋骨不等，生死相混。儻一點失所，若美人之病一目；一畫失節，如壯士之折一肱。余《樂毅論》一本，書爲家寶，學此得成，自外咸就，勿以難學而自惰焉。《書苑菁華》

晉王羲之用筆賦

秦、漢、魏至今，隸書其惟鍾繇，草有黃綺、張芝，至於用筆神妙，不可得而詳悉也。夫賦以布諸懷抱，擬形於翰墨也。辭云：何異人之挺發，精博善而含章。馳鳳門而獸據，浮碧水而龍驤。滴秋露而垂玉，搖春條而不長。飄飄遠逝，浴天池而頡頏；翱翔弄翮，凌輕宵而接行。詳其真體正作，高強勁實。方員窮金石之麗，纖羸盡凝脂之密。藏骨抱筋，含文包質。沒沒汨汨，若濛汜之落銀鈎；耀耀晞晞，狀扶桑之挂朝日。或有飄飄騁巧，其若自然；包羅羽客，總括神仙。季氏韜光，類隱龍而怡情；王喬脫屣，歛飛鳧而上征。或改變駐筆，破真成草，養德儼如，威而不猛。游絲斷而還續，龍鸞群而不爭；髮指冠而皆裂，據純鈎而耿耿。忽瓜割兮互裂，復交結而成族；若長天之陣雲，如倒松之卧谷。時滔滔而東注，乍紐山兮暫塞。射雀目以施巧，拔長蛇兮盡力。草草眇眇，或連或絕，如花亂飛，遙空舞雪；時行時止，或卧或蹙，透嵩華兮不高，踰懸壑兮非越。信能經天緯地，毗助王猷，耽之翫之，功積山邱。吁嗟秀逸，萬代嘉休，顯允哲人，於今鮮儔。共六合而俱永，與兩曜而同流；鬱高峰兮偃蓋，如萬歲兮千秋。《墨池編》

晉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

天台紫真謂予曰：「子雖至矣，而未善也。書之氣，必達乎道，同混元之理。七寶齊貴，萬古能名。陽氣明則華壁立，陰氣太則風神生。把筆抵鋒，肇乎本性。力員則潤，勢疾則澀；緊則勁，險則峻，內貴盈，外貴虛；起不孤，伏不寡；迴仰非近，背接非遠；望之惟逸，發之惟靜。敬茲法也，書妙盡矣。」言訖，真隱子遂鐫石以爲陳迹。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。《書苑菁華》

晉王獻之自論書

臣獻之頓首，言今月十二日辰時，中使宣陛下睿旨，俯詢字學之由，仍賜臣玉璽，賤令臣小楷親疏以入。臣仰承帝命，密露天機，昧死有言，狂率待罪。臣年二十四隱林下，有飛鳥，左手持紙，右手持筆，惠臣五百七十九字。臣未經一周，形勢髣髴其書，文章不續，難以究識。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，修阻乞食，揚州市上一老母，姓沈字光姜，惠臣一餐，無以答其意，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，令便市債近觀者三，遠觀者二，未經數日，遂獲千金。臣念父義之字法，爲時第一，嘗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帝御府，蒙眷獎過厚，錫予有加，而臣書畫不逮臣父，益慚愧。所有書訣謹別錄一本，投進宸扆，伏乞機務，燕閒留神，披覽不勝萬幸，臣獻之頓首。《飛鳥帖》

齊王僧虔筆意贊

書之妙道，神彩爲上，形質次之，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。以斯言之，豈易多得？必使心忘於筆，手忘於書，心手達情，書不妄想，是謂求之不得，考之即彰。乃爲《筆意贊》曰：剡紙易墨。心員管直。漿深色濃，萬豪齊力。先臨《告

誓》，次寫《黃庭》。骨豐肉潤，入妙通靈。努如直槊，勒若橫釘。開張鳳翼，聳擢芝英，麤不爲重，細不爲輕。纖微向背，豪髮死生。工之盡矣，可擅時名。《書苑菁華》

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

奉旨，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，惟周喜贊。夫以含心之荖，實俟夾鍾吐氣。今既自上體妙，爲下理用成工。每惟申鍾、王論於天下，進藝方興，所恨微臣沈朽，不能鑽仰高深，自懷歎慕。前奉神筆三紙，并今爲五，非但字字注目，乃畫畫抽心。日覺勁媚，轉不可說，以譬昔歲，不復相類，正此即爲楷式，何復多尋鍾、王。臣心本自敬重，今者彌增愛服，俯仰悅豫，不能自己。啓。適復蒙給二卷，伏覽標帖，皆如聖旨。既不顯垂允少留，不敢久停。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，不赴今信。紙卷先已經有，兼多他雜，無所復取，亦請俟俱，了日奉送。兼此諸書，是篇章體，臣今不辨，復得修習。惟願細書，如《樂毅論》、《太師箴》例，依倣以寫經傳，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。

梁武帝答書

近二卷欲少留，差不爲異，紙卷是出裝書，既須見，前所以付耳。無正，可取備于此。及欲更須細書，如論、箴例，逸少書無，甚極細書，《樂毅論》乃微龐健，恐非真迹。《太師箴》小復方媚，筆力過嫩，書體乖異。上二者已經至鑒，此外便無可付也。

陶隱居又啓

《樂毅論》愚心近甚疑似摹，而不敢輕言。今旨以爲非真，竊自信頗涉有悟，箴咏吟贊，過爲淪弱。許靖素段，遂蒙